

中 庸 直 道

忠恕學院經典小組 整編

朱子章句序

子程子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；庸者天下之定理。」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為萬事，末復合為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，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

《中庸》一書，相傳為孔子之孫子思所作，其與大學皆為《小戴禮記》中的一篇。到宋朝由朱熹夫子特地摘出，單獨成篇，由於古代物質條件較差，必須善用木片、竹簡之緣故，全篇並無標點，不分章節，朱子為了便於誦讀，將之分為三十三章，即經文一章，傳文三十二章。

《中庸》雖是《禮記》其中一篇，然而歷朝讀書人均十分重視。宋仁宗特地將《中庸》賜予考中科舉的進士們，作為見面禮，宋高宗亦同，親自書寫，並雕刻於石碑上詔告天下。宋孝宗特別至太學講授《中庸》，可見《中庸》在當時非常受到在位者的重視與肯定。

朱子以「中庸章句」、「大學章句」、「論語集註」、「孟子集註」並行，號稱「四書」。宋寧宗特別刻朱子四書於大學，「中庸章句」因此大行於世，到宋仁宗時，訂定科場考試，必須用朱子的「章句集註」，明、清兩朝代繼續沿用，因此「中庸章句」就成了六百多年來，中國讀書

人必須熟讀的一本書，《中庸》單獨一篇，卻能夠大行於天下，乃是歷代讀書人，尤其是宋代帝王倡導的結果。

『中：不偏，天下之正道；庸：不易，天下之定理。』

朱熹在序文中特別提及，其師程子曾曰：

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，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」

意思是：「不偏不倚就是中，常而不變即是庸，至中是天下最光明正大的道理，常而不變是天下最恆久，且定於一的道理。」

《中庸》為孔門師生代代相傳，以心印心的微妙法，孔子之孫子思恐怕年代久矣，傳道的心法會有偏差，因此特意書寫記錄成書，並傳給孟子，以保有道脈永續不斷。

《中庸》開頭即提到天地間的原理原則，亦即道的真諦，接續便論及人世間的進德修業，齊家治國之道，最後又復歸於天的至道；以「不睹不聞」入手，以「無聲無臭」為了手，是一門能夠成聖成賢的實學，善於領悟，則必有豁然貫通之時，將之運用至進德修業，必定受用無窮。

國父曾經說：「中國有一個道統，上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繼不絕…。」而永不斷絕的道統傳承，即依循十六字心法「**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**」

歷代聖王相傳之心法，亦為孔門師生所傳之心要，子思記錄孔子平日所言，使成《中庸》一書，因此十六字心法，當為吾人研習儒家心法之必要，透過十六字心法，契入聖王之初衷本懷。

「人心惟危」，人心者，吾人之後天心，亦即污染的妄心，也就是所謂後天氣質之性。人心即種種妄想執著，人心非散亂即昏沈，極危殆不安，故曰：「人心惟危」。

「道心惟微」：道心者，吾們之先天心，即清靜妙明之真心，也就是先天本然之理性。道心本自圓明，本自虛靜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微妙莫測，隱微難見，故曰「道心惟微」。

「惟精惟一」：即返妄歸真，明善復初的工夫。精者明之也，即要提起一念靈明覺照，不使心昏沈。一者誠之也，要一心不二，無其他念頭，至誠不息，如此使心不散亂。惟精以治昏沉，惟一以治散亂，如此惺惺寂寂，寂寂惺惺，日久功深，一旦水道渠成，自能體悟大道，屆時定慧相資，攝情歸性，轉識成智，危者自安，微者自著矣。

「允執厥中」：允乃篤信隨順，執為遵守歸依之意，厥是這個，中是真空妙有之大道。既已體悟大道，定永遠篤信，依歸真空妙有之真理大道，好好護持。

「十六字心法」，先聖後聖，心心相印，三家所共遵，萬世不易之真理，道統真傳本無一字，惟默而識之。

回顧中國歷史，孔子承繼心法之後，顏回、曾子、以至於子思、孟子之後，時空輾轉，先聖先賢日遠。春秋戰國時代紛亂並起，異端邪說雜陳，「君不君、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」中國固有的道統文化，幾乎式微，子思恐怕道脈失傳，日久失真，故「天命」、「率性」千古不洩心法，以文字錄之於《中庸》，聖哲用心可見一斑，今有緣修子，展書讀聖顏，同行同見，默契於心，無不感念天恩浩蕩，師德巍巍！（續下期）